

拉斯维加斯的

(美) 安苹◎著

这里与天堂触手可及
这里距地狱寸步之遥
这里是拉斯维加斯

中国女人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拉斯维加斯的 中国女人

(美)安苹◎著

这里与天堂触手可及
这里距地狱寸步之遥
这里是拉斯维加斯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拉斯维加斯的中国人 / 安莘著. —北京: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2006. 7

ISBN 7-5001-1667-5

I. 拉... II. 安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4772 号

出版发行 /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 (物华大厦六层)

电 话 / (010) 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

邮 编 / 100044

传 真 / (010) 68357870

电子邮箱 / ctpc@public.bta.net.cn

网 址 / www.ctpc.com.cn

策划编辑 / 杨文 罗凌

责任编辑 / 亦真

封面设计 / 大象工作室

版式设计 / 罗凌

印 刷 / 北京市顺义向阳印刷厂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规 格 /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/ 20

字 数 / 260 千字

版 次 / 2006 年 8 月第一版

印 次 / 2006 年 8 月第一次

ISBN 7-5001-1667-5 定价: 26.00 元

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Contents

CHAPTER 1 [2]

铃月的故事 越南女孩南茜 南茜的丈夫大卫

CHAPTER 2 [17]

三个人的早茶 疲倦的下午 幸运女神赌场

CHAPTER 3 [32]

夕燕出卖的工作 南茜的梦 你是在维加斯

CHAPTER 4 [43]

一群迷途的羔羊 Fashion Show 血拼 利率上升

CHAPTER 5 [52]

南茜去了加州 夕燕失踪 感恩节的聚会

CHAPTER 6

[62]

危险的决定 雪玳的罗曼史 在 WYNN 酒店

CHAPTER 7

[74]

平安夜 米德湖边 查里斯和雪玳

CHAPTER 8

[86]

劫难 狂欢夜之前奏 这样的夜晚

CHAPTER 9

[102]

出师未利 翻腾的香槟 我的伴侣是不是你

CHAPTER 10

[119]

夕燕苏醒了 查里斯的葬礼 问世间情为何物

CHAPTER 11

[134]

迷失在你眼眸深处 爱欲之火焰 失业



CHAPTER 12

[148]

NO HIV 赌吧赌徒 梦断百家乐

CHAPTER 13

[164]

赌场失意 情场得意 春天近了

CHAPTER 14

[179]

生日聚会 雪玳的事业 夕燕开店

CHAPTER 15

[196]

铃月找工作 意外的礼物 浪漫在山峰的边缘

CHAPTER 16

[215]

德克萨斯扑克 南茜的蜜月 等待的日子

CHAPTER 17

[232]

夕燕的绣品屋 铃月的新工作 雪玳与托尼的晚餐



CHAPTER 18

[246]

艺术无价 纽约展会 LIFE 生命

CHAPTER 19

[258]

纽约纽约赌场 突发事件 再度失业

CHAPTER 20

[271]

祸不单行 重遇南茜 亚伦的决定

CHAPTER 21

[285]

人生也是一场赌博 上帝总会给人一次机会 夕燕的信

CHAPTER 22

[299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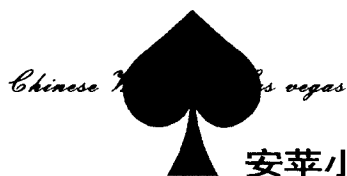
Death Valley 死亡谷 三个妈妈 茉莉花餐厅

尾 声

是时候说再见了 Time to say goodbye

[312]





安苹小记

拉斯维加斯作家协会成员。
美籍华人第一女作家。

早年在国内经商，后移居美国，早期在纽约华人社区工作，后流浪到拉斯维加斯，在其穷困潦倒的时候在拉斯维加斯的“幸运女神”赌场（LADY LUCK）找到了一份打杂的工作。在一次极其偶然的情况下，她做上了发牌员，因为她常常能够给客人带来好运，所以被很多顾客称为“幸运女神”。后来她转到拉斯维加斯著名的赌场“百乐宫”（BELLAGIO），也就是在这里她成为了真正的“幸运女神”，得到了更多顾客的青睐，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的顾客，只要到过拉斯维加斯赌场的就没有不知道安苹的。

正当赌场的声誉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她毅然离开赌场开始了小说的创作，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就。她的小说《不夜城》（SLEEPLESS CITY）被译成六种语种，海外的发行量将尽1000多万册。《拉斯维加斯的中国女人》原名《拉斯维加斯的中国宝贝》在海外的发行量已经突破1000多万册。本书为简体字版大陆首发。

1

CHAPTER

I

铃月的故事

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夜色，迷离魅人，充满着神秘的诱惑。

华溢流彩的The Strip（思醉普）大街上，极尽奢华的赌场酒店散发着奇异斑斓的光彩，美轮美奂，宛如人间里的天堂盛宴，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梦幻仙境。

游客如飞蛾一般，从世界的各个角落纷涌而来，为追寻那绚丽华美的光亮而疯狂！那是照彻人类脆弱灵魂深处的光亮。

夜色很美，也很暧昧，连空气中都浮动着情色与金钱的气味，欲望犹如一条没有起始与终点的河流，在这座纸醉金迷的都市里蔓延流淌。

铃月仍然可以闻到那些钞票的气味，虽然它们已经被无情地扔进了赌场不知哪一只装钱的铁箱，但之前，它们曾安然地躺在铃月的钱包里数小时，还带着

Chinese Women in Las Vegas

拉斯维加斯的
中国女人。

铃月的指温和馨香。

此刻的铃月，沮丧又烦恼，脑子里空荡荡的，根本没有心情去欣赏赌城的美丽景致。

从BELLAGIO(百乐宫)酒店里出来后，她就如游魂一般，混在思醉普大街如潮的人群中，漫无目的地走到百乐宫酒店的喷水湖前，感觉好累，也好疲倦。她靠在石栏边，眼神迷惘地凝视着夜幕中波光粼粼的湖水。

身旁的游人接踵而过，有的三三两两地在附近停顿下来，准备欣赏每隔十五分钟一场的音乐喷水表演。

来赌城的人，什么样的都有，在街上，随时可以听见年轻人的欢叫，还有醉鬼的咒骂，欢乐的人，沮丧的人，怀有各自目的的人，但丝毫改变不了赌城的壮丽景观，赌城像一个强有力的妖娆的魔女，置身其中，你只会感受到自身的渺小与无可奈何。

这就是铃月此刻的深切感受。

自古以来，胜者为王败者寇，赌城从来只是为胜利者展示她的欢颜和谄媚；而失败者只能够体验到她的冷酷与无情。没什么好说的，这就是赌城。

她的心绪仍然没有从刚才的赌博中回转过神来。她想不通，为什么每次她都是全军覆没惨败而归，难道是上辈子做了什么错事？还是自己的技术不够好？今年是鸡年，算命的说对于属兔的铃月来说，应该是喜忧参半。唉，要说一个人的运气不好，这么一直输下去也是毫无道理可言。可是自从新年那两天赢了几百块之后，几乎是节节败退，越赌越怕，越怕越输，成了恶性循环。

刚才在百乐宫的百家乐赌台上，铃月输掉了刚领到的那张薪水支票，身上只剩下四十美元了。好在铃月做两份工，下周还会领到另一张一千块左右的支票，可以用来对付下个月的房租和水电费等杂七杂八的开支，这一千块可无论如何不能再输掉了，铃月叹了口气。

多少次了，铃月都发誓不再赌，可是每次都禁不住诱惑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重演旧剧。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就这么轻易地送给了赌场，铃月的心里好恨，恨赌场没用，只恨自己太懦弱，被欲望支配不能自己。

这时，百乐宫前的湖上灯光骤亮，一个男人的歌声响起，唱的是一首动听的意大利歌曲。湖水中冲出很多细小的水柱，忽高忽低，随着乐曲旋转地舞着，轻盈而优美。这水的舞蹈，和那温柔的歌声，仿佛丝绸一般拂过铃月的心中。

这么长时间以来，她第一次惊觉到自己其实是个女人，而且是一个柔弱的、需要被疼爱和保护的女人。铃月的眼睛模糊了，她的心脏感觉一阵阵的疼痛。

Chinese Women in Las Vegas

拉斯维加斯的
中国女人。

自从陈峰在三年前因铃月沉迷于赌而离开她以后，铃月的内心就变冷了，她不再去想陈峰曾经对她的好，也不再去回忆新婚时的甜蜜和那些洋溢着快乐的时光，那时候，日子过得单纯而充实，闲暇时，两个人一起去RED ROCK（红岩石）攀登，一起去爱达荷滑雪，开车去洛杉矶的中国城购物，去 PASEADINA（帕沙帝那）的博物馆看画……那些泡在爵士音乐吧里的浪漫夜晚，那在自家院子里一起栽树除草的快乐，那些与陈峰手牵着手看她最喜欢的恐怖电影的夜晚……这一切的一切，都已成了过去。

俗话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赌城的诱惑太大了，意志力不坚强的人，很容易掉进它的陷阱。

在中国的时候，铃月没事就爱跟同事朋友打打麻将，她天性里喜欢这些奇妙的数字组合，觉得里面有着无穷的乐趣。来赌城以后，曾试过几次约人打麻将，可是由于赌城这个地方特殊的环境，大家的作息时间都不同，有的上白班，有的上晚班，老是凑不齐角，觉得挺失落的。

一天下班后，几个同事邀她去小赌一场，她出于好奇，就跟了去。人们常说，第一次赌的人几乎都是赢，果不其然，那天铃月运气奇好，她小心翼翼地地下注，每手只玩十块钱，半小时后，居然给她赢了一百五十块。铃月兴奋不已。从此，只要一有空闲，她就直奔赌场，赌注也越下越大。而这一切，陈峰并不完全清楚，只知道她是和同事去玩玩，没当回事。

那天是周末，铃月从餐馆下班后，带着刚刚领到手的工资支票，直奔 PALACE STATION（驿站）赌场。在拉斯维加斯，所有的赌场里，都设有兑现支票的地方，好像银行一样，为赌客想得十分周到。

铃月在赌场里把支票换成现金九百块钱，找了张百家乐赌桌坐了下来。这真是倒霉的日子，牌出的好奇怪，一会儿庄，一会儿闲，完全没有规律，一副 Shoe（一盒牌）下来，九百块就输光了。不服气，她用银行卡到自动取款机取了一千块，这次更邪门，连续十几次开闲家，而她坚信不可能一直是闲家赢，反而不断加倍押在庄家，结果还不到二十分钟，又输掉了。接着干脆取了两千块……这一赌，就是彻夜未归。

正在铃月赌得昏头昏脑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铃月看了看来电显示，是陈峰打来的。赌桌上不允许讲电话，而她正忙着押注，输了那么多钱，哪有心情跟他说话，于是干脆关了机。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，陈峰竟然出现在她的赌桌旁。她愣住了，问他：

“你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Chinese Women in Las Vegas

拉斯维加斯的
中国女人。

陈峰说：“从昨晚十二点到现在，这已经是我找的第十一间赌场了。”

铃月噤声地说不出话。

陈峰又问：“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不知道我会担心吗？”他的眼睛发红，不知是劳累和熬夜，还是因为伤心。

铃月心一横，道：“我不用你管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你先回家吧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”说完，就又埋头赌桌上了。

这一赌，一直赌到了晚上九点，连陈峰是何时默默离开都不知道。整整二十七个小时，铃月输掉了四千八百块钱，就连身上最后的几块钱，也被她塞进了老虎机。

垂头丧气的铃月回到家，看到陈峰一个人蜷缩在沙发里，灯也没有开。铃月开了灯，见到桌子上摆着早已没有了热气的饭菜，越加觉得对不起陈峰。她哭着对陈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去赌了。”

陈峰也哭了，说他在赌城住了十几年，见到太多的人被赌害得家破人亡，他是真的害怕呀。两人抱头痛哭，说了许多知心话，仿佛回到了蜜月时光，未来的生活似乎又有了希望。

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能维持多久。铃月故态复萌，禁不住又去赌了。就这么反反复复，家里的存款越来越少，和陈峰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。

陈峰终于绝望，他提出离婚，房子卖掉，财产一分为二。陈峰心软，始终还是心疼铃月，所以家里的家具电器什么的，全部留给了铃月，不过这些东西，在铃月搬家之前，都被她变卖得所剩无几了，大件的东西，只留了一台电脑。一是搬起家来麻烦，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，她从心里不愿意接受离婚这个事实，而一见到这些熟悉的物件，难免会回忆起旧日的时光，令她更加难过，还不如眼不见为净。

陈峰是广东人，比铃月大六岁。他少年时随父母移民来美，从青年时代开始，就一直在餐厅做厨师。性格温和憨厚。两人是通过熟人介绍认识的。一见铃月的照片，陈峰立即喜欢上了她。

铃月身材小巧玲珑，轻盈娇柔，乍看上去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，那一双总是爱大睁着的栗黑色眼睛，清纯又天真，扑闪扑闪的，十分惹人怜爱。不知有多少美国人见到她以后，眼睛就好像被她粘住了似的，有的还大胆地赞美她是“东方美女”！不过铃月的女同事们则不以为然，说她太瘦弱，一点儿都不性感，那些老美们的审美观很有问题。

铃月不在乎自己是什么样，她有点儿不修边幅，陈峰给她买的旗袍啊，长裙啊，她都很少穿，经常随便地套件T恤衫和牛仔裤。

当时她在广州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工作，一直单身，当朋友介绍美籍华人

陈峰给她的时候，一见照片上陈峰英俊的模样，就动了心。她心里也向往着美国，十分好奇那是个怎样不同的世界，而同事们的艳羡，也令她有点儿飘飘然。铃月的父母都比较开明，虽不情愿独生女儿远嫁异国他乡，但见她去意已定，也就随她的意愿了。

得到了铃月的鼓励，陈峰很快飞回中国去见铃月，两人几乎是一见钟情，当即在中国举行了婚礼。婚后不久，陈峰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新婚的铃月，飞回美国，忙着向移民局递交材料，申请铃月赴美的签证。漫长的十个月后，铃月终于拿到签证。她怀着兴奋的心情收拾行装，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，飘洋过海，飞到了美国。

她感觉自己挺幸运的，因为陈峰是个蛮不错的男人，处处宠着她，令她觉得甜蜜幸福又温暖。而且，自己来到了拉斯维加斯这个举世闻名的赌城！这里的一切，都让铃月惊奇不已！

刚来的时候，铃月天天缠着陈峰去思醉普大街逛，一间一间的酒店，看不完的免费表演，逛不完的名店。每座酒店都好像是个迷宫，在里面动不动就晕头转向，分不清东南西北，歌剧院，电影院，餐厅，保龄球馆，商店，游泳池，美容院，画廊，简直是应有尽有。

铃月最喜欢的是VENETIAN(威尼斯人)酒店，天篷上有蓝天白云，甚至还有河流在酒店中蜿蜒而过，有三三两两的工人扮成船夫驾着小船在河上高歌《桑塔露其亚》，游客只要付钱，便可以泛舟河上。还有百乐宫里那些镶嵌在天花板上的昂贵的水晶灯群，五彩缤纷；画廊里还可以欣赏到莫奈、梵高、雷诺阿、毕加索的油画真品。

在赌城，可以看到门口高耸着艾菲尔铁塔和凯旋门的PARIS(巴黎)酒店，LUXOR(埃及金字塔酒店)的狮身人面像，还可以在NYYNY(纽约纽约)赌场门口，见到傲然挺立的自由女神像。

每一间酒店都像是个浩大的宫殿，往往从一个门走到另外一个门，需要花费一两个小时的时间。铃月喜欢逛那些设在赌场内的商店，每一间商店都装修得那么典雅别致，不过里面的东西也贵得吓人，一件女装的背心要八百美元，一个手袋要一千多美元，令人咋舌。不过，虽然这些东西铃月恐怕一辈子也舍不得买，仅仅欣赏欣赏，对她来说，也是一种享受。

有一次，他们经过一间用水晶装饰的洋酒店，陈峰告诉她，曾有人去这间店里买酒，可是进去一看，所有的酒都没有价格标签，就叫来售货员问，那瓶酒多少钱。态度和蔼的售货员答道：“先生，如果您问这瓶酒的价钱，那我劝您还是不要买了，因为您肯定不会买。我们的客人，都是从来不问价钱的。”

Chinese Women in Las Vegas

拉斯维加斯的
中国女人。

这就是拉斯维加斯!一座弥漫着奢靡气息的城市,一个金钱至上的王国。

然而,铃月也注意到,每次跟陈峰开车出去,在红绿灯转角的地方,总会看到衣衫褴褛的人在那里乞讨,高举着“Homeless, God bless you!”(无家可归,上帝保佑你)的牌子。铃月问陈峰,为什么那些人不去找份工作,陈峰说:

“这些人都是酒鬼,乞讨来的钱,几乎都被他们买酒喝了,有的是赌鬼,讨到了钱,等不及跑去送给了赌场。反正都是些懒惰的人,宁愿过这样的日子,也不愿意找份工作,像模像样地生活。”

其实也有的人,本来只是来赌城玩的,没想到却输得精光,最惨的是那些把交通工具都输掉的人,连家也回不了了,就这么沦落在拉斯维加斯。

不过有一次倒是个奇遇,那天,铃月和陈峰从超级市场购物出来,还没走到停车的地方,就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白人,礼貌地拦住了他们。他们还以为这个老外是想问路,结果他是讨钱。

陈峰对他说:“也许你应该去找份工作,或者到专门给无家可归的人免费吃住的政府收容所去。”

没料到此人答道:“谢谢你的建议,不过我喜欢我现在的的生活方式,至少我还拥有自由。”说完扬长而去。倒是剩下铃月和陈峰愣在那里面面相觑,不由得羡慕起美国人来。

喷水湖的音乐戛然而止,随着歌声的结束,一排巨大的水柱直冲云霄,再摔落下来,一些星星点点的湖水随着巨大的风力飘到了铃月的脸颊。

今天也不知怎么了,许多从前的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,铃月的心绪好乱。

听完了歌,游人渐渐散去,铃月也慢慢地沿着大街漫步,街角的墨西哥人直直地把一张印有裸体美女图片的传单伸向铃月,却绕了一个弧线,递给了她身后的一个男子。铃月吓了一跳。就加快了脚步,不料一不小心,跟一个醉醺醺的酒鬼撞了个满怀。

“Hey, Wait!”(嘿,等等!)醉鬼朝她叫嚷。

她赶紧快步走开。

“Fuck!”(操!)醉鬼骂道。

铃月头也不回,一路奔向停车场,等到气喘吁吁地钻进自己的车里,不知怎么的,哽咽了起来……

“Miss, are you ok?”(小姐,你没事吧?)

一位中年白人男子敲着车窗,冲她喊道,估计他已经注意她很久了,觉得她的情绪反常。

美国人就是这样,在街上相视而过,常常会对你发出善意的微笑;遇到有人

Chinese Women in Las Vegas

拉斯维加斯的
中国女人。

发生意外,不顾自己的安危也要去救护;可是一有摩擦就对你恶语相向的,也为数不少。绅士是美国人,地痞也是美国人,不知这个国家的文化是如何造就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。

铃月隔着车窗对那人挥挥手笑笑,算是表示自己没事,待那人转身走掉后,铃月发动了汽车。

铃月的车开上了十五号高速公路,这是一条贯穿赌城南北的高速公路,赌城仿佛被这条车流如潮的高速公路划成了东西两块。

一路上,两边的璀璨灯火尽收眼底。

II

越南女孩南茜

铃月的家不算太远,开了十几分钟,铃月就回到了她那小小的公寓。

其实公寓不算小,大约有一千平方英尺,但属于铃月的只有她自己的房间和卫生间浴室。另一间被房东租给了一个越南女孩南茜。厨房共用,不过两个人都比较懒,不喜欢煮饭,所以厨房的功用不大,最多用用冰箱和微波炉。偶尔兴起来去位于春山路的中国城大采购,回到家炒焖煎炸一顿忙活,却吃不了多少,剩下的几乎都浪费了。到后来两人就几乎不买肉类和蔬菜了,谁有空经过超市的时候,就去买点儿鸡蛋、牛奶、面包火腿和水果之类的。好在她们都是大大咧咧的性格,彼此从不计较是谁付钱买来的,见到冰箱里有,就顺手拿来吃掉。

南茜不在家。铃月看了一下表,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,心想今天南茜休息,一定是跟朋友出去喝酒或者去赌场了。紧接着就看到南茜在茶几上留的一张纸条:

Chinese Women in Las Vegas

拉斯维加斯的
中国女人。

铃月，等到九点不见你回来，我去瑞欧(RIO)赌场了。

有时候铃月没钱去赌，恹恹的不得不呆在家的时候，南茜总是像变戏法一样，从她房间的小柜子里拿出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昂贵红酒，两个人炸一盘花生米，再切一盘火腿，这么你一杯我一杯的，就可以消磨掉整个夜晚。几杯下去，铃月往往不胜酒力，南茜却跟没事儿一样，铃月从未见她喝醉过。有南茜在，给了铃月很大慰藉，使得她落寞的生活里有了一些暖意。

南茜是一个好朋友。铃月想。

铃月在客厅的沙发上呆呆地坐了一会儿，觉得应该去泡个澡，便起身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铃月的房间里，临走时换下来的衣服被凌乱地扔在了床上，摆在门口的几双不成行的拖鞋显得有些碍眼，但那绣着散碎花瓣的黯红色韩国窗帘，和一盏挥洒着鹅黄色光芒的台灯，把整个室内渲染得十分温馨和谐。

铃月一贯不喜欢美国人的家里，几乎都是百叶窗，他们不用窗帘，可没有窗帘，算什么家呢！铃月固执地认为。

铃月脱掉衣服，到浴室放了一池热水，又从一个瓶子里倒出一把混有玫瑰花的海盐，撒在热水池里，用手搅一搅。一转眼，整个人就滑入了热气腾腾的浴缸。

紧张了一天的身体终于放松了下来，铃月决定什么都不再想了，她轻轻地闭上眼睛，静静地呼气，吸气，吸气，呼气，仿佛想把心中郁积的烦闷和失败的沮丧，通过呼吸彻底排到自己的体外。

“要是南茜在家就好了，真想好好喝几杯。”

南茜是个美貌无双的越南女孩，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，据她说是跟她的祖父学的。其实说她是女孩，应该不太准确，因为她已经二十八岁，而且已经结婚了。

不过她看起来十分年轻，一头乌黑顺滑的长发像绸缎一般披肩而下，直至纤细的腰间，她的眼睛里透出妩媚，放射出玫瑰般的色彩，摄人心魂，她的眼睛只要望着你，你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梦幻般的感觉。南茜的脸部线条很美，仿佛是艺术家的杰作。她的嘴唇性感迷人，不用口红也带着天然的艳色，而待它微微张启的时候，就仿佛鲜美的果子一般诱人。

南茜在静的时候已经很美了，而走动的时候，长发柔柔地飘起来，拂在她那线条优美的脸上，便简直令人可以忘却一切了。

南茜是三年前嫁到美国的，她的丈夫是广东人，在加州一家公司做会计。南

Chinese Woman in Las Vegas

拉斯维加斯的
中国女人。